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十九回 滅浙平倭歸一統 論功行賞失雙勞

郡主已被驚醒，見素臣驚疑之狀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奴乃木難兒，即林天淵也。」素臣著急道：「誰知你也是改名易容的！但母親當你女兒看待，我亦以妹視汝，即有君命，也該力辭，何以並不奏明，陷我非禮？」天淵道：「那年大姐到豐城來，奴起得一數，合為老翁妾媵。故在山莊，俱以妾禮自處。皇上賜婚，還是奴求皇妃代奏的，怎反肯力辭？奴與老爺，本屬異姓，並未兄妹稱呼，何有越禮？因見老爺執性，恐說明了，必不肯就婚，故奏明皇上，但說郡主，不說出真名姓來，這是奴的苦衷。乞向太夫人及各位姐姐說明，好出去相見！」素臣歎口氣道：「我去歲薦你入宮，一則護衛聖躬，二則欲俟立功後，奏請立為妃；因上皇疑忌，尚未奏聞。那知你弄這玄虛，如今生米已成熟飯，悔之無及了！但你這郡主，畢竟是真是假？怎樣開口去求皇妃？皇上怎肯與你串通瞞我？岳父可是情願？須一一說與我聽。」天淵道：「奴因負救皇上，便認奴為妹，封為勇安郡主。知奴未字，要把奴配與北楚王世子為妃。奴才著急，求告真妃，願作老爺之妾。又說老爺執性，要求皇上作主。皇上大喜，說：『朕的性命，非此兩人不生，當委曲成之！』奴在廣西，就稟知父親，父親求之不得。出京時，皇上又許做主婚，有甚不情願呢？」素臣因說：「尚主之禮，須十日後謝恩朝見。但我不比別人，你又非天潢一派，今日即當進朝。俟我回府，同見母親可也。」因急起入朝。

天子宣至幄前坐定，問：「先生已知郡主根源否？」素臣道：「已知，只覺赧顏耳！」天子命光祿寺備喜筵十席，送鎮國府為團樂之宴。奏事官跪奏：「浙東已平，倭奴降伏。」呈上表章，天子看過，向素臣拱手道：「破降倭奴，果出先生預訂之策！朕四徵不庭之賦，益不虛矣！諸臣之功，朕已定有七案；今並定此兩案，即當行賞。」令欽天監於二十五日以後，擇吉奏聞。素臣退朝，即同天淵拜見水夫人及合家眷屬，無不驚喜。

水夫人道：「老身還只疑是楚王郡主，卻不道是，……」說到那裡，便住了口。吩咐素臣道：「我與你婦受封，不及諸妾；但母以子貴，鳳、鸞兩孩，已經尚主，鵬兒亦蔭錦衣衛僉事，均已身受朝廷恩賜。嗣後我與媳婦仍舊稱呼；其餘皆冠以姓，亦如所封稱之。家人們稱媳婦夫人，稱劉媳為劉夫人，沈媳為沈淑人，任媳為任夫人。小姐及大小姐，稱媳婦為嫂嫂，餘稱劉嫂、沈嫂、任嫂；惟大小姐與沈媳，仍以姊妹相稱。林媳則我與汝及小姐等，俱稱郡主，以尊朝廷可也。」素臣等俱俯首遵命。水夫人復取欽賜內監宮人名單看時，見單上開著：

內監十六名：

文仁、文義、文禮、文智、文孝、文悌、文忠、文信、文友、文睦、文姻、文任、文恭、支寬、文敏、文惠；

宮女十六名：

春桃、春杏、春柳、春薇、夏蒲、夏蘭、夏蓮、夏榴、秋桂、秋菊、秋蘿、秋葵、冬梅、冬柏、冬筠、冬苓。

問知是天子新題之名，遂不更改。派文仁，文義值大門，文禮、文智值門廳，文孝、文悌值二門，文忠、文信、文友、文睦值大廳，文姻、文任值宅門，文恭、文寬、文惠、文敏分兩班，輪值素臣上朝公出。派春桃、夏蒲、秋葵、秋蘿伏侍田氏，春柳、春薇伏侍璇姑，夏蓮、夏榴伏侍素娥，秋桂、秋菊伏侍湘靈，春杏、夏蘭專司素臣衣服，俟熊熊、鳥鳥回北，專司巾櫛，留下冬梅、冬柏、冬筠、冬苓在房伏侍，派訖。天淵呈上媵嫁名單：

內監二名：

文勤、文慎；

宮女四名：

雪鴻、霜雁、拂門、翔風。

水夫人看過，將文勤、文慎派值書房；宮女四名，皆伏侍天淵。是晚，將送到御筵，分一席送成之、無外，因金相等家眷已進京，各遷居外城，故但送席與二人。一席送始升夫婦，一席送雲北父子，一席送古心。留下六席，定天淵南面，專席；水夫人北面，素臣側陪，合一席；遺珠、田氏分東西僉坐，各個席；璇姑西面一席；素娥、湘靈東面一席；五孫隨父側陪，合家歡飲。眾人細看天淵本來面目，但見：

蛾眉發彩，鳳日生光；鼻倚瓊瑤，隆隆頂貫；顴分泰、華，岳岳成丸。凜凜霜顏，怒處一團秋氣；盈盈花靨，笑來滿面春風。櫻桃口咄咄雨霽，曾從臨浦城邊，七擒七縱；楊柳腰迷離烟霧，似向靈和苑裡，三起三眠。粉面初開，百媚千嬌，細認當年羅剎女；猩紅乍染，五風十雨，驚啼昨夜玉天仙。

天淵亦細看遺珠，但見：

臉不傅而自白，唇不描而自紅；眉不畫而黛色青蔥，斜抹兩條烟柳；髻不妝而寶光繚繞，平堆一段巫雲。怯生生體不勝衣，肩隨斧削；瘦亭亭玉難盈抱，腰趁風輕。骨瘦神清，想倩女離魂，在那處首窺半面；男裝女扮，笑金蟬脫殼，只當前活現全身。方知這席上嬌滴滴姑娘，便是那座中顛巍巍夫婿。

席散，素臣遵水夫人命，仍宿天淵房中。次日黎明，剿倭微浙諸將，同時俱到，素臣出見，禮畢。立娘、碧雲、翠雲、黑兒、翠蓮、碧蓮俱入內。於人傑稟道：「去歲十一月初九日，小道兄弟人俊到錢塘，時靳仁已得了浙江全省，令他兄弟靳信駐紮嘉興，撥一支兵由楓涇去取松江，一支兵由平望去取吳江，自己駐紮衢州，發兵去取廣信，留小道們在杭城守。小道依著太師鈞令，一面寫起羽檄，去衢州告急，說太師已大破禁軍，島中危急，又遭別將領徵苗的大兵十萬，由淮揚而來，為搗巢之計，該速回兵。一面令人俊領兵一千，至寧渡渡口。十一日，閩中兵到。十二日交戰，人俊詐敗，領上岸來，至東大門又敗，破了寧波府。十四日，破餘姚。十五日，破上虞。都是人俊詐敗，領兵進城。十六日，到紹興。紹興府守將光是和尚，與小道們聲氣不和，便不許敗兵進城。人俊便領著聞人將軍一枝兵，抄別路走蕭山。林、方、劉、朱四位將軍，便留攻紹興。是夜，山東三位女將軍兵到，一位飛上城頭把索吊起，兩位斲開城門，放入大兵，攻破了紹興府。十八日，破蕭山。合兵攻打杭州。小道假出巡城，於二十日夜，開門放進外兵。靳仁全家已搬入府衙，築有內城，留守的和尚道士，劇盜鹽壘，都有本事，急切攻打不破。虧著百姓聽見太師爺不日破島，又有徵苗大兵從淮揚殺來，旬日之間，已復了三府，知是天敗，義兵紛紛而起，才把賊黨殺散，將全家抄沒。海寧、餘杭、臨安、富陽各縣，俱聞風起義，各殺守將，以應天兵。小道們俱依太師爺鈞旨，不留兵將守城，即擇義兵魁首，給與札付，令其守城。一時各府俱有民兵起義，賊人號令不行。靳信自嘉興撤兵回來，剛到石門，嘉興守將已被義兵殺死。賽將軍領著蘇、鬆兩路兵將殺來，靳信不敢回兵，投奔嚴州死守。靳仁前兩次發兵去襲豐城，廣信府守將俱不敢攔截，但守城池。廉都爺大怒，將守將拿回，另換了人，又把豐城義民韋杰、易彥、吉於公調去協守。此番兵去，便攻打不下。靳仁得了告急羽檄，又聞寧波已破，急急收兵而回。韋杰等復從後追殺，便至嚴州，與靳信合兵。賽將軍兵駐塘棲，韋杰等又從蘭溪抄出桐廬、富陽來，賊兵連敗幾陣，果然逃過江去，襲破蕭山、紹興，想從寧、台下海，去投日本。三位女將，已遵令先期入城埋伏。福建六位將軍，令兵圍攻，女將內應，民兵復起，賊人鼠竄，盡棄輜重軍裝，直奪台州。大兵隨後追襲，白將軍又領著三位女將軍，三千大兵，從海上殺來。靳仁屢敗之後，復遇生力軍前後夾攻，支持不住，都被生擒。一門四十八口親丁，並法王札巴堅參，禪師和光，真人宦燾、聶靜、孫玉，現解進京。婢僕家財，俱由地方官監禁封貯。廉都爺親到浙江，權管撫印，現在查辦委官鎮撫，安插降人等事。小道們先齎捷奏來的。」

鐵面道：「況大元帥於十一月二十日至島，知凶信是假，成了大功，比文爺那日見了海鶴的喜法，更是利害。照了文爺密札，派兵各洋埋伏。倭兵於二十五日到海州洋面，知道靳直已敗，各島已失，便要退兵。行長說：『我們兵力有餘，原只圖他指明路

徑；島中諸將俱護駕入都，正好乘虛襲破護龍。護龍一下，各島勢如破竹，據了各島，便可出沒山東、江浙等省內地，這是絕好機會，豈可錯過？」關白大喜，二十九日半夜裡，來襲護龍。四面伏兵盡起，沉大元帥台衛嬌子從島俱出兵接應，連勝了數十陣。到了崇明洋面，只認已脫虎口，復行練兵休息，要來報仇。元帥追兵已至，倭奴拼命惡戰，亞魯伏兵猝起，又敗下去。到了松江洋面，只剩得幾隻船，還不心死，把船下碇，要劫掠蘇、鬆沿海州縣。又被三弟伏兵截殺，元帥及亞魯夾攻，方才膽落揚帆而遁。又被咱領兵截住，三弟等追兵齊至，四面合圍，倭兵殺剩無幾，關白、行長俱帶著傷，方始投降。斬直、景王各島也有狠將，卻從沒這等耐戰，一船一百個，殺掉九十七八個，存那一兩個，還是狠殺，不死不休的！若非文翁妙計，如何勝得他來？」

素臣問：「日京、飛霞、亞魯，何不同來獻俘。」鐵面道：「元帥把功都歸文翁及眾人身上，不願入朝；衛嬌子要回遼東；亞魯要在島鎮壓；故沒回來。」

素臣大開筵席，內外款待。安頓鐵面夫婦在龍生原住獨院，方有信與玉麟同院，六雄一院，虎兒宿內書房，令鳳兒陪侍，翠蓮、碧蓮、黑兒暫宿水夫人房中。於人傑兄弟辭歸神樂觀。是晚，璇姑兄妹各敘離情，至三更天，方隨素臣入內。

二十二日，天生、飛娘先到，二十五日，土豪、奚奇等二十二將，及春燕、秋鴻、熊、鳥、飛卒俱到，復大排筵席，設宴款待。奚奇等十將，仍宿原院，元彪、宦應龍另住兩院，令翠蓮、碧蓮出宿，黑兒歸飛娘原院，留土豪入內，於天淵院中居住。是日，父女二人，亦講話至三更方睡。

欽天監擇於二十七日奏凱獻俘；二十八日論功行賞。素臣於二十六日，以露布奏聞。內使監陳御座於午門樓上前楹，樓前設奏凱樂位，南設協律郎位。北設司樂位，稍南設獻俘位。北設將校位，又北設刑部尚書奏位，皆北向；設俘位於獻俘位西，東向；設露布案於內道正中，南向，設受露布案東，承制位於案東北，宣露布於文武班南，北向。

二十七日清晨，素臣率諸將，陳凱樂，獻俘誠於廟南門，社北門外，隨天子告祭廟社，行三獻禮，各祭畢。復陳於午門樓前，奚奇引呂虎及岑濬妻胡氏、妾十口、子岑椿、岑樾、媳二口；土豪引滿魯都、李羅忽亦思、馬因紮加思蘭；玉麟引靳仁、靳信並仁妻潘氏、妾三十口、子靳富、靳榮、靳信、妻弓氏、妾六口，子靳華、靳廉、妻史氏、妾五口，子靳寵及札巴堅參、和光、宦燾、聶靜、孫玉；鐵面引關白、木秀、行長、宋素卿、倭將四名、倭兵六十五名，各侍立於兵仗之外。天子常服升樓。素臣於樓前就位，率諸將行四拜禮。協律郎執麾，引樂工就位，司樂跪請奏凱樂，樂止。承制官以露布付受露布官，跪受，中道南行，付宣露布官，宣訖，付中書省頒示天下。

奚奇、土豪、玉麟、鐵面各引俘至位，刑部尚書跪奏，奉旨滿魯都、李羅忽亦思、馬因紮加思蘭俱釋還。岑濬妻胡氏、妾十口、子岑椿、岑樾、媳二口，俱免死，發交武靖州知州岑鐸收養。靳仁妾三十口、靳信妻弓氏、妾六口、靳謙妻史氏、妾五口，俱給功臣家為奴。木秀、宋素卿、倭將、倭兵，俱監禁，俟頒詔日本降表至日施行。餘俱擬處決。刑部尚書承旨，將呂虎、靳仁、潘氏、靳富、靳榮、靳信、靳華、靳寵、札巴堅參、和光、宦燾、聶靜、孫玉，俱交刑部侍郎戴珊、中府都督同知寧文，押赴西市，將靳仁凌遲，餘俱斬決。免死各俘，旨謝恩，四拜三呼。奚奇等引俘退。素臣率諸將就拜位，舞蹈山呼，百官復行四拜禮。傳旨：將法司勘定之臧寧、江彬、陳芳、王彩、武國寵、汪永、汪鑿一併處斬。趙武革職，永不敘用。天子回宮。即陳御座於奉天殿，設寶案，詔書案於丹陛正中之北，吏戶禮三部尚書位於殿上東南，大都督兵部尚書位於西南，應受賞各官拜位於丹墀中序立位之西南，受賞位於誥命案之南，受賞執事官於序立位之西，餘陳設如朝儀。

次日鼓三嚴，執事官各就位，天子克冕升座。素臣率諸應賞官入，分男女各就拜位。天子宣素臣至御座旁，賜座，出欽定賞格令觀道：「此朕就各案會計並定，未知當否，今折衷於先生？」素臣惶懼謝。捧單看時，見單上開著：

一徵苗，應受賞者六十五人；二衛宮，應受賞者三十一人；三誅藩，應受賞者十三人；四搗巢，應受賞者四十三人；五救劫，應受賞者二人；六迎鑾，應受賞者二十四人，七靖虜，應受賞者四十二人；八平浙，應受賞者十九人；九剿倭，應受賞者六人。

八案首功一人；鎮國公文，徵苗、衛宮、誅藩、救劫、迎鑾、靖虜、平浙、剿倭八案首功，曠古無匹，雖裂土封王，無以報稱！勉從謙德，略示優崇，賜號素父，詔表贊拜，皆不名，食祿吳江縣，田賦歲祿如故；加封三代始祖為鎮國公，妣為鎮國太夫人，晉母水氏，號宣成鎮國太夫人；加封子尚寶寺丞文麟為吳江伯；錦衣衛僉事文鵬為震澤伯；敕建崇功大德坊二座，官員下馬牌二扇，尚方劍一口，精忠神勇首輔元功圖書二方。

素臣看完，汗流浹背，伏地辭謝，至再至三。天子不允道：「周稱尚父，魯稱尼父，齊稱仲父；先生即遜於孔子，而功高尚父，遠出仲父之上，又何辭焉？」命懷恩扶掖就坐。只得復看賞格：

四案有功四人：

龍生，衛宮、迎鑾、靖虜、誅藩，已加封，但加賜飛魚衣一襲；賽呂，衛宮、誅藩、迎鑾、平浙，以總兵題補；熊奇，衛宮、誅藩、迎鑾、靖虜，以京營副將題補；金硯，衛宮、誅藩、迎鑾、靖虜，授鎮國府中軍參將。

三案有功人：

林選，徵苗、搗巢、靖虜，升授右府都督同知；金品，衛宮、誅藩、搗巢，升授左春坊左庶子；匡中，衛宮、誅藩、搗巢，賜進士第，授翰林院編修；奚奇，徵苗、搗巢、靖虜，授鎮國府左翼參將；元彪，徵苗、搗巢、靖虜，鎮國府右翼參將；元彪，徵苗、搗巢、靖虜，授鎮國府左翼游擊；宦應龍，徵苗、搗巢、靖虜，授鎮國府右翼游擊；袁無敵、張大勇、李全忠、葉世雄，俱徵苗、搗巢、靖虜，鎮國府左翼佐擊；華如虎、華如蛟、馬成龍、馬成虎。俱徵苗、搗巢、靖虜，鎮國府右翼任擊；文恩、文容、衛宮、誅藩、搗巢，分授鎮國府左右翼副總兵官；玉奴，衛宮、誅藩、搗巢已封夫人，加賜錦緞百疋；阿錦，衛宮、搗巢、誅藩，封奉恩夫人；男飛卒十人，徵苗、搗巢、靖虜，分授鎮國府左右翼守備；女飛卒十人，徵苗、搗巢、靖虜，給事鎮國府，賜三品冠帶，及笈分配男飛卒，封淑人。

兩案有功二十四人：

楚王，衛宮、誅藩，加封一子親王；楚郡主，衛宮、誅藩，加封公主；林天淵，徵苗、救劫，已封郡主；劉健，衛宮、搗巢，已升大學士；白祥，迎鑾、平浙，升太僕寺正卿；謝遷，衛宮、搗巢，賜進士第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；申田，衛宮、搗巢，改光祿寺少卿；劉如召，迎鑾、剿倭，改授鎮國府中軍游擊；聞人傑，迎鑾、平浙，以游擊題補；施存義，迎鑾、剿倭，以游擊題補；吉於公，徵苗、平浙，俱以游擊題補；亞魯，迎鑾、剿倭，授宣尉使司僉事，留島差遣；熊飛娘，迎鑾、靖虜，已封承恩君；賽奴，衛宮、搗巢，已應封夫人。加賜錦緞百匹；衛飛霞，迎鑾、剿倭，已封承恩君；陸黑兒，迎鑾、平浙，已封奉恩君；春燕、秋鴻，靖虜，加封夫人，升其夫成全、伏波為鎮國府中軍游擊；碧雲、翠雲，迎鑾、平浙，加封靈勇淑人；碧蓮、翠蓮，徵苗、平浙，已應封夫人，加賜錦緞五十匹。

一案有功五十五人：

徵苗者二十五人：

王恕、馬文升，已升侍郎；屈明，實授思恩府知府；羊化、羊運，升授各本衛指揮使；沈瞻，授鎮國府中軍守備；沈虎，授鎮國府中軍把總；乾珠，以宣慰司僉事銜管峒長事；岑猛，實授田州土知府；嶺鐸，實授武靖州土知州；開易、封門、鎖住、索住、關保、薩保、鬆紋、陳淵，俱以宣慰司千戶銜，管各峒峒長事，由乾珠派管；張顯、錦囊、韋忠、奚勤，俱授鎮國府左右翼守備；天絲、小驢、嬌鳳，俱隨夫受封，加賜錦緞各二十疋。

衛宮者十四人：徐武、馬誠、寧文，各賞銀五百兩，蟒衣一襲；連世，已復官。皇甫毓昆，已升左副都；張定，已封侯；羅綸，升翰林院侍讀學士；連城，升翰林院侍讀學士；東方旭，升侍講學士；馬玉、金玉冰，俱升授修撰；元領，升禮部員外；陳經，升兵部主事；雲氏封隱惠夫人。

迎鑾者七人：

何仁，已升按察使；成全，伏波，已因素復升運擊；元思，已賜衣號；柏節、李信、梅仁，俱給賞銀五百兩。

靖虜著二人：

尹雄，已加建都督同知；邢全，以參將升用。

平浙者七人：

廉和，升宣大總督；袁作忠、林作忠、劉牧之、朱無黨，俱授守備；於人俊、於人傑，俱賜紫衣，封高士。以上應受賞各員，已升、已授、已封者，俱照原銜；餘照現升、現封之銜給予；應得誥敕，各賞冠帶一襲。

素臣看完，見獨遺鐵面夫婦，知猶為島中狂言之故，不敢代訴。但奏雲：「諸臣賞格，由皇上欽定，至公至當。惟文容、雲氏、似屬過優。現在僧道，自法王至禪師，已汰除四百三十七人，喇嘛僧，七百八十九人，中國禪師、善古、覺義等僧官，一百二十人，自真人、高士、至正一、演法諸道官，一百二十三人；尚應漸次裁汰，未便復行增添。元思、於人傑、於人俊，應令還俗，予以流官。劉如召，係臣妾劉氏胞兄，沈瞻，係臣妾沈氏胞兄，沈虎，係臣妾胞姪，今俱授臣標游擊、守備、把總，為臣僕文恩、文容、金硯之屬，臣竊不安，求皇上改授別官，感戴無既！」

天子道：「朕不知劉、沈諸臣係素父至戚，如召既係劉夫人之兄，即皇妃之兄矣，更宜優敘，劉如召可改授中府都督僉事；沈瞻改授京營游擊；沈虎改授京營把總；元思、於人傑、於人俊，可令還俗，以同知題補。至文容、雲氏，則另有緣故；逆藩喪心，欲於十月十八日亂宮，若非此二人，則朕將無顏立於臣民之上，故不惜逾格賞之也！」

素臣頓首承旨，趨就拜位，率受賞官，行四拜禮。承制官稱有制，素臣等皆跪。承制官唱「行賞」，素臣詣案前跪，吏部尚書授誥命，戶部尚書授圖劍，禮部尚書授冠帶，劉健、徐武以下男女官，各受賞訖，謝恩退朝。惟元思、於人傑、於人俊、劉如召、沈瞻父子，係臨時更定，應改日補給。謝遷係解元入監讀書，本年正值會試，辭職就試，不受賞。楚郡主、林天淵及乾珠等不到各員外，餘俱各受皇恩，歡忭感激。素臣諸僕婢受賞者，至三十九人，誥命冠帶，扛抬絡繹，儀仗輿從，喜樂導送，自朝門至府門，連接不絕，獨有鐵面夫婦，白白跪拜，無賞可受，踉蹌而歸，不特新恩無分。連那島中口授的游擊、僉事，也寄在瓢底上去了！眼看著素臣合府，男的烏紗圓領，女的鳳冠霞帔，人人滿面春風；同院住的天生大哥，穿著飛魚袍服，配著飛娘一品冠帶，更是光輝；連黑兒也著起奉恩君冠服，好不顯煥！夫妻兩人，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正氣到要死不知的地位，忽聽一片聲，傳鐵面、立娘接旨。兩人料是補給冠帶，登時紅光上臉，眼笑眉花，歡天喜地的赴到大廳。只見兩個內監執著酒壺、酒盞，素臣、如召、玉麟、有信等俱滿面流淚，合廳男女驚惶失色。素臣口中說著：「只求免他一死。」兩個方知齎的是藥酒，要賜他自盡，吃這一驚，真如快刀剖腹，利箭穿心！正是：

駟馬難追惟有舌，一言妄發便無身！

總評：

未難兒於俗日山莊，催花行令時，失驚條怪，無數疑人、悶人之筆，至此方略為點明。素臣欲俟天淵立功，奏進太子為妃婢之意，亦於此補出，非如他書，開口便見喉嚨也。讀奇書，不可性急，如是如是！

水夫人令素臣為天淵擇婿，然不得其人，何可竟置不議？得此補筆，方無罅漏。媧皇五色石，作者於何日得之？

告急、詐敗兩計既行，勢如破竹，無復著手處矣。妙在不許敗兵入城，在事勢，固必有此一折；在文法，亦必須有此一折也。一面抄路，一面留攻，而續遣女將，飛身上城，皆素臣預料，有此一折也，神乎！神乎！其孰從而御之，不留兵將，即擇義兵魁首，令其守城，有數善焉；省兵一也；省餉二也；與民無猜三也；鼓舞豪傑四也。凡名正言順，為叛人竊據，而乘勢興復者，俱當以此為法，若同時角逐，得尺則尺，得寸則寸，不可泥此。

玉麟一撥，令截台州、海口，不截寧波，正兵法之秘。斬仁自紹興再破，膽落勢窮。何更敢奔寧波已復之府？且島中撥兵至浙、寧孰避生，寧近舍遠，此必奔台州而不奔寧波之理也。素臣料定，故第五撥以玉麟、及三女將，領大兵三千，攔河搬網，為一罟而擒之計，以了平浙之局，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，非素臣，孰能之？

越寫倭兵耐戰，越顯素臣神謀，層層埋伏，盡力窮追，剽倭之法，莫善於此。稍有漏網，既受酷禍矣。可不慎歟。

日京不居功，本由素臣成算，嫌於掠美也，不入朝，已被素臣占絕，恥於後塵也。掉頭天外，直欲自成一局，浮海之行，已決於此。